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海公案
第六十六回 張太師朝房受辱 孫司禮內廷阻君

聲勢凌人氣象雄，目無君長傲三公。朝房受辱知多少，依樣葫蘆恨未工。

話說海瑞將欲上朝，囑咐海洪、海安道：「我與你做了一世伙計，如今大家老了。我今去見駕，若能扳倒張居正，主僕依舊完聚；如不能扳倒，只好來生與你相會。」二人聽了，就哭起來，道：「老爺不要去罷！」海爺道：「怎麼不去？你們把我這氈帽、布袍、包袱包了一個包兒，到天明在東門外伺候，我若出來，換了衣服好走；若是不出來，必然撞死金階，你須當買了一口棺材，把屍骸帶轉家中，埋在祖塚之上。我在黃泉，感你大恩。」二人道：「呀！介老爺嚇，使不得，回去罷！」海爺道：「你兩人是曉得我性子的，你何必多言！取冠帶過來。」二人無奈，取上冠帶。

海爺穿了衣，戴了冠，左手拿御祭旨意，右手拿參劾奏章，叫道：「海洪！你手中照路燈籠，是國子監銜頭，你把他扯落下來。」海洪道：「這是何故？」海爺道：「我若扳不倒張居正，豈不是連累了杜爺？」海洪將燈籠紅字扯碎。海爺接了燈籠道：「你二人去睡。」二人道：「小人跟去。」海爺道：「不要你去！」二人含悲送出家主。

海爺大踏步，行了曲曲彎彎，來到東華門。果然早了，門尚未開。那門上有四個鑾鈴，海瑞動手將索上一扯，那鈴就響，管門的就問何官。海爺暗想：「待我騙他一騙。」應道：「華蓋殿張。」管門的就把門開了。海爺移步，向內就走。

後面又來幾個官兒，燈籠十餘個，照得如同白晝。海爺便把自己燈籠丟去。那後面的官兒向前面的官兒說道：「年兄，前面走的這老頭，你可認得麼？」內中有年老的道：「你低聲些。此人是南直操江海瑞。」又一個道：「就是他，來做什麼？」

那年老的說：「想是張太師奏他身死，朝廷差官祭他，他必定發怒來京，與太師作對。」另一個說：「這等是一位老先生，我們應該上前奉承他。」那年老的道：「說不得，這人不是好惹的。」後面官兒三三兩兩議論，海瑞總不聽他，只管向朝房而聚。

及到了房前，舉目一看，呀呵！今日朝房比舊日大不相同。

我想嚴嵩在日，他也有些般排布。又見一副對聯，二邊寫道：托孤寄命，調和鼎鼐，萬民有福；赤心為國，變理陰陽，今古無雙。

海爺看罷，哈哈大笑：「好對！」待我也送一副與他。拿了筆，在牆上寫道：張居正，正而不正。

欺幼主，臥龍牀，黑心宰相。

寫完大歎道：「呵，我寫了此對，不覺遍身爽快，待我再奉他一句。」又寫道：張茂修，修而不修。

仗父勢，不讀書，白眼狀元。

海爺正在寫字，忽聽得人言道：「相爺來了！」海爺想道：「我這冤家，我若出去，撞他不好收煞。罷了，我且躲在屏風背後罷。」

那張居正入了朝房，抬頭見海爺所寫的字，勃然大怒道：「好大膽！誰敢在此動筆亂道！」各官聽見太師在內發怒，俱各進見，那個下禮。張居正手也不動，只說一聲「罷了」。海爺在屏風後看見，仔細想道：「這狗頭好無禮，各官下禮，怎麼動也不動，就像生疔瘡一般！待我少停也做個賊腔與他看看。」

呀呵！此時不走，更待何時？走罷。」別轉頭一溜，竟往外走。

太師一見，忙忙問道：「方才出去是何人？查班同了班役出去查來！」

查班官奉了太師之命，四下團團跟尋不見，來到六部朝房，見了一個白髮官員，現在內面默默而坐，查班官叫道：「白髮老頭兒在此，我們快去拿他。」班役忙抬頭一看，吃了一驚，暗道：這不是恩官海老爺？「小人陸茂叩頭。」海爺聽說，內心想道：「陸茂名熟得緊。」便說道：「陸茂，你這名字，我一時記不起來。」陸茂道：「老爺當初作雲南清吏司時候，是小人伺候。」海爺道：「是呵！你起來。我與你久違了。一向好麼？」

陸茂道：「多謝老爺！太太在家納福。」海爺道：「你如今在哪裡？」陸茂道：「小人伺候張太師。」海爺道：「呀！陸茂，那老張叫你來拿我呀？」陸茂道：「不敢！小人奉太師之命，請老爺相見。」海爺道：「陸茂，你去對那張居正說，我老爺偶有足疾之病，走不動，叫他來見我。」陸茂應聲「曉得」，回身去了。

查班官問道：「是什麼人，不拿他？」陸茂道：「老爺，你說他是什麼人？」查班官道：「我不認得他。」陸茂說道：「幸是老爺不認得他，若是認得他，也唬了半死。」查班官說道：「他是何人，這般厲害？」陸茂說：「這個人十分厲害古怪，我家太師做夢也是怕他。他是南直操江海瑞。」查班官說：「如此，怎生回覆太師？」陸茂說：「莫慌，跟我來。」

二人回到朝房。太師問道：「那人是何人？」陸茂說：「太師爺，這人是拿不得的。」太師道：「胡說，他有幾多大官兒，拿他不得的！」陸茂道：「他官兒雖然不甚大，名頭卻大得緊，故此不敢拿他。」太師道：「陸茂，他到底是何人？」陸茂稟道：「他是先帝同年操江海瑞。」居正聽陸茂說是海操江大人，吃了一驚，道：「他幾時來京的？」心中暗想：「我好好在京為官，不合奏他已死，欽差御祭，如今惹火燒身，這便怎麼好？」

有了！」「陸茂，你去對他說，太師爺請他相見。」陸茂道：「小人已曾說過，他不肯來。」太師道：「他怎樣說不肯來？」陸茂道：「海大人說他偶有足疾，不便行走，反要太師爺去見他。」

太師道：「罷了。當日是我惹事，如今不得不下氣了。」遂移步慢慢踱去。

陸茂跟在後面，來到戶部朝房。陸茂把眼望去，不見海爺，心中想道：「自古道：『江山容易改，秉性最難移。』他當初諱名叫作『海鬼頭』，如今年老還是這樣的。方才在這裡，如今不知走在哪裡去了。」便往各處朝房去尋找。

忽見海爺在工部朝房外蹲伏階前抓癢，連忙稟復太師爺道：「海老爺在這裡了！」那太師爺只得微微含笑，上前先作一揖，口中尊道：「剛峰老先生，久違了！」海爺也不立起，身手也不動。太師笑道：「剛老先生，老夫因你久不相會，所以與你打躬行禮，你怎麼剛老動也不動，海爺道：「老太師近來新朝例，凡受人打躬者，不許動手。」太師笑道：「那有此理」

海爺道：「既無此理，怎麼我海瑞方才躲在屏風後，見那六部九卿四相行禮見太師，太師兩手也不動了？」太師道：「呀！剛老先生，你在家多年，不知緣故。」海爺道：「怎麼的？」太師道：「我老夫當年左手抱了當今天子登基，御賜我左手繡一個五爪金龍；右手親把御筆代天子判斷批文，朝廷賜右手一個五爪金龍。若老夫的手動一動，各官立身不起了。」

海爺聽了，哈哈大笑道：「老太師的手不動，海瑞知道了。」

我海瑞的手不動，老太師可知道麼？」太師道：「怎麼的？」

海爺道：「老太師，我海瑞當初，先帝拜我做同年，把我兩手扯到金階同步，論起來我的兩隻手也繡得兩個金龍。我這兩個腳比你太師更是繁華。」太師道：「什麼的？」海爺道：「我當初與嚴嵩作對，綁在法場。先帝聞知，奔到法場，親身脫了龍袍，披我身上，抱著我頭哭我，兩個龍眼淚滴在我兩腳之上。若依你這樣說來，我這兩個腳上也繡得兩個五爪金龍。故此老太師叫我去見，我不敢去，反勞太師前來看我。老太師，我海瑞正是愛惜你。」太師道：「剛老先生，老夫為何要你愛惜起來？」

海爺道：「若我不愛你，動了一動手，你這奸賊就當不起了！」

太師道：「呀呵！剛老，老夫不得罪你，你為何出此言？太重了。」海爺道：「你還不得罪我麼？我海瑞好好在家，你為何在聖上跟前說我死去？還不是得罪我麼？」太師道：「剛老息怒！

這是老夫不是了，但有個緣故。」海爺道：「是什麼緣故？」太師道：「只因與剛老別後，時時想念，逢人便問，但恐你有什

麼病疾。一日問了一個夏布客人，他說剛老已死三年，老夫常常啼哭。這日聖上問我，我故實情奏上。皇爺特差御祭祭你。」

海爺道：「放你娘的狗臭屁！聖上好一個朝綱，被你弄得七顛八倒。你這奸賊，我海瑞眼中實在容你不得！」

海爺說罷，擦拳按掌，便要擒拿。居正見不是頭路，思量移步要走，被海爺大踏步向前，持右手拖著袍袖，左手提起牙笏亂打，一時間朝房大亂。兩邊的文武官員商議：「我們看他二人提著牙笏亂打，一時間大亂。若扯海爺，他必說我們是一伙奸黨；若扯著太師，太師又說我們幫了海爺。只好遠遠立開，拱手相勸罷。」眾人道：「說得是！」眾官只得遠遠作揖，口內只叫道：「老太師、海老先生息怒。」不表眾官之事。

狀元張茂修入朝，聞說父親與海瑞相爭，說道：「呀呵，不好了！這個冤鬼來了，這便怎麼處？啊，有了！此事看來難以分手，必須托孫公公阻住皇爺，今日不坐朝方好。」想定了主意，忙忙來見孫太監，便雙膝跪下，口叫：「千歲公公救命！」

那孫太監名叫孫鳳，乃是當今最得意得寵的內監。見茂修跪在地上，口口聲聲叫「救命」，吃了一驚。忙問道：「有什麼事？快起講來！」茂修立起身道：「千歲公公，今有舊臣海瑞，無故闖入朝房，與家父相爭，執笏亂打。今日他若上朝見駕，必有本章參劾。若皇爺升殿，我父親這性命難保了。」孫鳳道：「原來為此。這是你父親不是了。」茂修道：「怎見得是父親不是？」孫鳳道：「那海瑞老頭兒，已告老在家，朝政不理，與他半點無相干。他一年半載死了，萬事俱休。偏偏要奏他身死，惹他生氣，故此來京作吵。」茂修道：「呵，千歲，事已至此，悔也不及。只求千歲開恩，阻住聖駕，再作商議。」孫鳳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去對你父親說，現叫他差人打聽海瑞的下處在那裡，備酒與他賠話，送他盤費，勸他回去。復聖上不坐朝罷。」

茂修再三稱謝，不表。

再說海瑞自己扯住太師，至天明還不見聖駕上朝。海爺哈哈大笑道：「好手段！你敢阻擋朝廷不坐朝。你若能阻得一月不坐朝，我便饒了你。」把手一放，大踏步走出朝房，來到東華門。

海洪二人看見，大喜不勝，叫道：「老爺回來了！」海爺道：「正是，取包袱過來。」海爺脫了冠帶，換了氈帽，穿了布衫，說道：「你二人自回去，不必隨我。」二人自回下處。海爺看見無人，一溜去了。

那張居正父子回家，茂修說道：「爹爹，孩兒今日見海瑞老頭兒，在朝房與父爭鬧，孩兒久聞他在先帝時扳倒嚴嵩，力救東宮國母，真真是個不避死的人。今日入朝，必然上本。倘或如先帝時這般執法，我父子前程就不保了。所以相求孫公公，阻住聖上不坐朝。那公公說是爹爹的不是，那海瑞已經告老在家，怎的爹爹在萬歲跟前奏他已死，惹出事來！如今事已至此，叫爹爹打聽他的下處，請他到來，賠了不是，備酒席請他，送他盤費，勸他回去罷。」太師聽見兒子此話，即叫家人：「你去打聽海爺寓在那裡，下帖相請，說太師爺備酒謝罪。」差人去了回來，尋找半日不著，「啟上太師爺，海爺下處無處找尋。」

太師聽了，悶悶不樂。

到了次日五更，太師上朝，查班官忙忙報道：「啟上太師爺，海老爺先在這裡了。」太師大驚：「呵！他今日又來作什麼？我想今日躲他不過，不如竟去會他。」便移步來到吏部朝房。見海爺踱來踱去，太師忙趕上前迎住道：「剛老先生請了！」

彎著身子揖下去。那海爺竟無半點惱怒之色，也微微笑道：「老太師請了，太師道：「老夫昨日細想，果然是老夫不是。請人相請老先生相量，備酒賠罪，怎麼再找不著。不知先生的貴寓實在何處？」海爺笑道：「我的下處，是不論的。今日在東，明日在西，那裡找得著？」太師道：「原來如此。老夫備了水酒，與老先生賠罪，不要見外。」海爺道：「豈敢！我海瑞不是要太師賠罪來京的。只為受先帝大恩，要作忠心報國之人。只為近日朝政紊亂，百姓離散，定要把朝綱整頓整頓。雖然老太師賠我罪，我怎肯干休？」太師聽了，心中無奈。

不想那太監孫鳳早已聞知，說道：「方才孩子們來報，海瑞又在朝房與太師作吵，我只得再阻著聖上，著莫臨朝罷了。」

孩子們，你出去對百官說，今日萬歲不臨朝了，叫他們散去。」

內監領了言語出來傳話。海爺聽了道：「好手段，奸賊內廷線索果靈！也罷，今日不朝，明日再來。」

孫鳳一連阻住三日，至第四日，阻不得了。海爺至第四日四更時候，又走到朝房坐待，百官亦就陸續起來。未知此日天子有無坐朝，下回分解。